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七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二

碑記

宋 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記 朱 弁

諸佛菩薩之應世也亦猶哲王之揀弊或忠或質或文雖
制治不同其趨一也人狗達磨對蕭梁氏之言遂疑有爲
功德不可復作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補理故
寺當獲二梵之報者釋迦遺訓具存貝典則崇飾塔廟興
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蓋將誘接衆生同歸於善其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一

爲功德詎可測量哉彼達磨大士方以妙明圓通親提教
外別傳之印則於有爲功德不無抑揚是亦因時揀弊耳
非實貶也且顛力苾芻能克遵付屬而成就茲事其爲功
德尚何訾耶大京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爲大蘭若遼後屢
遭烽燼樓閣飛爲埃坩堂殿聚爲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
者十不三四驕兵悍卒指爲列屯而喧寂頓殊矣殘僧去
之而飲泣遺黎過之而增歛閱歷滋久散亡稍還於是寺
之上首通元文慧大師圓滿者思童戲於畫沙感宿因於
遺礎發勇猛心德不退轉捨衣孟凡二十萬與其徒合謀
協力化所難化悟所未悟開尸羅之壇闡盧舍之教以慈

爲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爲門咸懷後至之耻於斯時也
人以須達自期家乃給孤相勉咸蘊至願爭捨所愛彼髓
腦支體尚無所吝况百骸外物哉於是輦幣委珠金脫袍
鬻裘裳者相系於道累月逾時殆無虛日經始於天會之
戊申落成於皇統之癸亥凡爲大殿暨東西朵殿羅漢洞
文殊普賢閣及前殿大門左右斜廊合八十餘楹瓴甍變
於埏埴丹雘供其繪畫椽椽梁柱節而不侈階序牖闥廣
而有容爲諸佛薩埵而天龍八部合爪掌圍繞皆選於名
筆爲五百尊者而侍衛供獻各有儀物皆塑於善工睟容
莊穆梵相竒古慈憫利生之意若發於眉宇秘密拔苦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

言若出於舌端有來瞻仰莫不欽肅五體投地一心同聲
視此幻身如在龍華會上百寶光明中其爲饒益至矣大
矣不可得而思議矣圓滿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
等無差別成此功德志實有在非獨爲前途津梁也然此
功德爲於治安無事之時則其成也甚易圓於干戈未戢
之際則其成也實難圓滿身更兵火備歷艱勤規已財貨
猶身外影旣捐所蓄又哀檀信經營落始淹貫時序皆予
所目覩也則其成就豈得以治安無事比哉始予築館之
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於茲寺因得與寺衆往來首
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衆以滿之意狀其事以記爲請記

事之成要得其實今予既身親見之其可辭哉按寺建於唐明皇時與道觀皆賜開元之號而寺獨易名不見其所自今樓有銅鐘其上欵識乃是清泰三年歲在丙申所鑄造也其易今名當在石晉之初或唐亡以後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而後之作者見其闕文儻得其本末爲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衆之所欲聞也皇統三年二月丁卯江東朱弁記

金
西京畱守李公德政碑記

邊元忠

更有不爲利回不爲義庀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知足以斷決世稱曰能奉法尊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

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已爲最又况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畱守李公乃兼而有之者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聞風者懼平昔梗概大可見矣既而臨視於僚屬則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寬而有治民間秋毫無所犯私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儔亦自斂迹得不謂之廉簿書鞅掌閱目無遺獄訟平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強潛消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似莫能近者得不謂之能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不矜功不伐能亦無過行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內剛外溫自公暇曰誨人不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新士君子莫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談之間和光同塵殊無驕貴氣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遣使巡行天下政迹又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暖士民間之莫不驚嘆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遮道攀轅臥轍者不可勝計一曰父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陳畱邊元忠曰古人良吏居則民富去則民思如公之德政豈無贊揚願銘諸石以傳久遠元忠固不敏然於公素爲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四

門下士載以玘輩懇迫義不可辭因摭輿情姑道萬一銘曰其德惟何廉能循良其政惟何寬猛柔剛身兼數器李公其當少而馳譽玉立蘭芳冠而登科傳世文章所歷州郡遺愛一方來佐是邦捕擊豪強政平訟理時和民康席不暇暖詔歸玉堂使我黎庶借之不遑觀斯石兮何啻桐鄉觀斯化兮何遠甘棠令聞令望日篤不忘

元
重修律呂神祠碑記

麻 治

渾源州西北七里許有小邱其上律呂神祠三間四架神之源委廟之權輿考無圖記不敢附會長老相傳初於元魏修於李唐神谿之水出其陽谿之泉以十數而趵突爲

最或者濬而堰之水既合湍爲碾磨側置紙房池漚麻泉
西引灌溉其利無窮流益遠利益大又雨暘愆期有禱必
答人被麻蔭歲從其守土者俎豆爲常然而年代縣遠旁
風上雨不無損壞游童牧豎不無褻瀆居民郭世安感焉
以爲神之福人也如彼而廟之頽圯如此倡言重修和者
如一各捐金易材僦工効傭缺者爲完狹者爲廣朽敗者
爲易置不貪大不拘小不奢不陋仍舊貫爲新貌足展祀
事既又爲欄衛以防游憩之瀆心誠役勤經始於至元五
年三月十五日越明年五月十五日畢工將落成偕其叔
兄顯通等稽首來告且曰欲得先生記其梗概於石以詒
後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五

奉祭者辭不獲已謂曰功於民則祀之典故也致祭山川
每形詔旨時制也神之澤既惠及人物宜郭氏叔侄首倡
重修之義以嚴祀於是因述倡和者於陰云

雷公山感應碑記

姚拜延普華

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春澤沾濡豆麥遍野將欲秀實
值久不雨民心憂疑總兵官中書暨有司職事咸以祈禱
爲事雨將作而復散者累曰大同分中書左右司官言曰
得雨以爲民也總兵官軍馬供給動以萬計一歉則共失
之爲公私計豈得不敬誠懇於神以紓目前之憂乎五月
十一日辛酉率同列齊沐禱雷山潤濟侯祠焚香九拜期

於三日之內必遂所請當備牲醪以酬神惠繪像以肅其威儀立石以記其本末若禱而不應是神居其位而未能禦災捍患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亦當行國法以彰神之不靈也翌日晡時澍雨如注徹夜達旦霽而復雨苗稼暢茂四民欣忭人人可免憂旱之苦十七日丁卯陳祝幣具三牲行三獻之禮張伎樂百戲謝拜祠下既而命某叙其事勒諸石嘗讀周禮春官小祝掌小祭祀成周以降斯禮行之久矣夫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雪霜之不時則歲有饑饉人有疾病禱於山川藪澤而除之是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六

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非高而不可自理厚而不可自運依於鬼神而能然乎蓋天地之間山峙川流孕靈毓秀同一氣耳而入之精神與天地鬼神相感應者亦一氣耳湯之禱於桑林而雨周克殷而年豐袁安決楚獄而甘雨滂沱郡守祀孝婦而旱不爲災由是觀之天人感應之理洵脗合而無間語曰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斯言盡之矣於是乎書

興雲橋碑記

虞集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修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於集賢王公約以記來

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河水盛遇積雨益橫益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畱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大雨震電有恠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爲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畱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有十二年爲時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例以請連率爲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七

屬其副孫侯偕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數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其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二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宏山之下凡爲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甃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九月甲子凡若干日

應州重修學碑記

李冲畧

卽學爲廟以事夫子其來尚矣漢唐而下自京師達於州

縣其所以崇奉之道愈久而愈嚴故像宇制度奠祠規式雖亙百世而不易者也應之爲州雖號居山間然爲北道望郡且距都畿不遠非若蜀郡之陋僻其文明之教不接於京師者宜其校舍之宏麗廟貌之嚴飾有加而無替也學之興始於遼之清寧迄於天慶間雖僅加營繕狹隘卑陋殊不稱所以奉事先聖先師之意然有廟而無學且於古戾國朝奄有區夏垂八十年干戈藏於府庫庠序布於寰海彝倫攸叙文教蠋興大定乙巳間同知張侯下車未幾慨然即有完葺之意乃揆日量地庀工度材與其傾圮易其朽腐益大而新之且又創爲師生之位祭養之具垣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八

墉之次樸斲之工甫就緒而侯引年去位其蕪茨丹雘猶未暇也若有俟焉今上嗣位詔天下學校增弟子員置儒林官月課歲考勵勤懲惰作養士類仍命守臣提舉學事而節度王公以北京通守來領髦節奠謁之始徘徊瞻顧思有以成張侯之志於是布恩澤宣教條理寃信善剔弊抉蠹末期月而政平遂日至學舍訓誘諸生導其未至且語其所以增飾之故一皆不及於民捐廩入以僦工役解左駢以運瓴甃夙宵一心暑雨不懈心計口授各有程式至於藻井板幕彩繪一新堦城累甃平直如削兩廡從祀籩豆簠簋按之禮圖靡不完潔東廊之南別構大堂以時

講肄下至庖湍莫不有所皆前此未有也又總費幾七十萬噫道之興廢係乎世事之顯晦存乎人惟張侯克慎其始惟王公克成厥終殆有數焉友人孟德潤昆弟同年高巖夫皆應之聞人也具道其故且命志其事若夫經畫之始已具侍制敬甫之記茲不繁叙

重修雷公廟碑記

單鵠

大同之西郊外十里許有山曰雷公有廟亦曰雷公或以爲山以神名或以爲廟以山名歲有水旱疾疫有司暨邦人禱之輒應故祠之日愈加謹或葺或新沿之罔別自何代金李欽止嘗作記鐫於壁亦卒無考也或額於廟曰潤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九

濟侯者亦莫可別封於何時也卽其像而考之殆侯王服也究廟之與封有不可悉者爲民捍大患禦大災山之有神足憑乎是皇慶改元大同廂之南賈人雷時舉趙翥感廟之湫溢弗稱神居惟恐人之失虔也遂釀財命工毀者易之敗者葺之而廟貌一新而觀瞻是肅皇慶二年中秋日記

明大同廟學碑記

楊榮

學校王政之先務教化之本源自古帝王莫不興學育賢以隆治道故學校興而賢才盛賢才盛而教化行我朝統一以來尊崇文教自京師於郡縣雖遐陬僻壤莫不建

學設官以教育賢才登貢以時選用有法五六十年之間
髦俊彬彬布列中外攄材効能以輔成太平雍熙之化者
何莫不本於學校之教也其盛矣哉山西大同卽古之雲
中爲西北名郡永樂癸卯冬予以扈從車駕北征因奉命
出使大同畱寓旬日時恭謁先聖周覽殿堂圯壞弗堪退
見諸生濟濟在列有揖讓禮義之風因憮然興嘆以爲郡
公鎮戍於茲者當有以作興之且以凡物之興廢蓋自有
時然亦必遇其人之賢達而後有成也去之又三年廼有
明詔修舉學校而山東叅政丹陽沈公固適以練達之才
承命往贊兵備因詣廟學遂言於征西前將軍武安侯合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

肥鄭公亨叅將都指揮含山曹公儉暨山西行都二司都
指揮滁陽羅公文等各捐貲聚材以爲倡併召所部兵民
各輸其力悉撤其舊建大成殿暨兩廡櫺星門崇峻宏敞
偉然有加重塑聖賢遺像鑄神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塗
徑堦除甃翫端好并修明倫堂齋室神厨庫房庖廩之所
栖息之舍無不完具丹漆黝堊煥然一新經始於宣德元
年之秋九月落成於二年之夏五月廼奉書幣請予以爲
記惟國家列聖相承其於學校之政皆惓惓致謹賢才之
興曰新月盛爰自唐虞三代以降莫此爲盛矧斯郡密邇
畿甸文物之富與遐邦異况師範得人生徒務學而又幸

諸賢相聚於茲皆能潔已奉公以祇承朝廷德意然則學校之設豈有不興起者乎予旣念昔遊慨歎樂茲學之重新而又喜諸公當政務之繁知聖道之尊興學之重可謂知爲治之本而識慮過於人遠矣因備書其本末俾刻於石以示四方來遊來觀之士皆知所勸焉

重修大同府縣廟學碑記

史道

大同府縣二學國初設有之嘉靖癸巳之變中遭兵毀雙岩樊公來爲之計材約費爰令郡守王之誥經理之厥工不作未幾雙岩公召還本兵誥以制歸繼者王子允修視事年餘改官再繼者王子崇不數月亦以制去遂停閣者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一

久余承雙岩公後以時事方殷有不遑給巳亥歲韶臺郭君時叙以憲僉受命督學余與韶臺暨少叅石橋郭君鑑徃視之余曰學校之地使有恢廓之氣象雄麗之規模見之者夫誰不指之爲昌明博大欣欣然喜尚之而有不容已以其氣象規模在此也迺今學校之設所以造俊乂而登選之有厚望焉卽費不貲然出一英賢其裨利國家不啻多矣韶臺君曰諾乃慷慨直任爲之分官董事立約示從合衆用長力巧具充工罔弗善功起嘉靖乙亥春越明年秋九月成石橋公與興宇新守張子鎬曰是可以紀也按其中爲先師孔子廟庭府學居於廟之左縣學居於廟

之右前有正殿後有樓藏欽賜御書傍爲兩廡列聖門羣弟子名位正殿之前有戟門分立二祠左爲名宦右爲鄉賢戟門之前有泮池增立二室左爲齋明右爲潔清又南卽櫺星門更立一坊名雲衢此廟制也至於二學各有堂凡五間府學齋四堂後有春風樓前有敬一亭縣學齋一堂後有時雨亭前有啟聖祠東西有樓相對一爲文昌一爲魁星他如官司居舍生徒號廬庖溷庫廐之屬鱗次峙列環而觀之夷然淵然且復煥然人士相與甄陶於中講先王之遺古人之舊超然自信仕於外可以儔龔魯登於朝可以儷伊周誠不可謂無其人焉非直才賢蒸若雲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一

元元凡耳目之者有文物以炳之聲名以聳之警策其見聞抒發其智慮昭然知聖人之道與朝廷之化而嚮方之心勃勃弗可遏咸有所恃而爲善保和之功是又出於羣造雋選之外者矣此固先王建學之初意亦余所深望於雲之士及雲之元元者也

陽和教場碑記

王家屏

九邊之節制三而陽和特重山西宣大諸軍控制倍難也鎮卒隸督撫標下者三千其分隸三鎮聽虎竹徵發暨土兵若戍士又數千析左右兩營營置裨將一人領之春秋則督府都試其衆而課殿最焉歲乙未少司馬懷棘王公

奉土簡命來總鎮師總勅諸將吏徹桑畜又致核於軍實明年春將舉振旅之禮於閱武場場在鎮西北二里許旁近皆民田也公謂是不可馳馳犯禾病民乃與兵憲徐公謀宏其規制而屬郡倅王公董厥役割場之橫地易民田縱橫得六百步繞周垣而設溝塹植柳可千餘株四隅設烽臺關東西南三門表以綽楔而轅門巋然獨峻中央築臺二丈餘作亭其上凭欄四顧山川城郭形便要害歷歷在目臺之北有堂三楹其前有臺申軍令處也前左列軍牙其慎干霄是爲致馮用鉞之所臺左右隅各亭三楹以居中軍裨將堂後寢室五楹翼以軍厨掾舍其左右廡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三

則材官弁領直焉堂東西百步之外有射所六各有監射亭三井竈皆備汲爨便之經始於春二月秋告成適當治兵之期至日將校畢集表下公按行壁壘升武帳肄以戰陣之法於時旛旒蔽空鼓鉦鑼雜以藜礮之聲殷振山谷材官銳卒超乘破的箕張翼舒各各如律終其事不譁不揚肅如也閱竟大發金錢牛酒賞賚有差公於是喜甚使徵記於余余惟原圃具圃之闢講武所從來矣而於郎之狩北蒲之蒐春秋譏之不時不地故也若其休和輯睦則惟我晉之先公被廬綿上之績稱焉公今以春秋耀吾甲士時不違農地不害稼先民而後修其教於兵兵虞其

玩也治之以威旣威訓之以律技擊合於節制其有晉先公之風烈乎公精神渙汗不出壁壘步武間而聲靈赫濯數千里外佐宣聖天子無競之威孰敢二於軍吏以煩斧鉞不蘄於用而蘄於備將所謂居安思危以待不虞永持至寧之長策蹟與天壤俱存可焉

重修興雲橋碑記

翟鵬

萬歷丙午歲焦君承勲爲總鎮楊君一葵爲叅議皆持節督兵又安雲朔冬十月會補葺興雲橋成人而言於御史中丞翟鵬曰天下之爲橋者多矣龍津鰲溪勢非不高也乃殊遠於畿輔鶴鳴鳳舞名非不美也又無裨於封疆今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四

是橋也星應畢昴地接幽并恍若有螭螭挿天鯨鯢跨海之狀上作燕京屏翰下爲代郡藩籬凡中外軍民便之豈不傑然稱雄哉與趙營平修橋於湟隘而制西域杜元凱建橋於富平而壯古都者相伯仲邪戶部郎中陳君其猷大同知府高君第同知梅燮通判江騰龍推官張養心知縣孫體元則計日分餉標下叅將高策都司畢應武僉書李明佐擊孫應武則鳩工庀材均之有事於橋也者願乞勒碑刻銘聊以迪前徽而垂後烈翟子 諾予方鎮撫雲州有保障百姓之思於是操觚染翰慨然而爲之銘也其辭曰旋鴻出水流何速夏潦秋霖漲城曲天啟賈公幹地

軸揆日度功如照燭言斲 柱立鰲足十九洞開分漲肅
隱隱長虹掛雲屋往者來者並受福世遠基頽欲構築算
費百金米千解幸有諸君披心腹朝經夕營力併勦總伐
山石非階木分督匠作皆甃玉巨鰲背上碾車轂鐵牛耳
邊壓水族襟帶三晉連上谷控制五原及遐服年年歲歲
工當續爲勒豐碑樹大陸願屬都督與岳牧

霜署碑記

蔣應奎

歲辛丑仲春之月我雲中太守張公以幣將直指清原公
之意命予爲霜署記予屢辭不可且聞霜署柱史行臺也
舊建於雲中郡城西北旣僻且陋加以歲久弗葺益就傾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五

圯遂改建於城之通衢盡釐舊矩聿宏新制主其議者大
司馬鹿野史公柱史東山江公青原譚公鳩其工者分守
石橋郭公分巡韶臺郭公經始於嘉靖庚子夏落成於次
歲春扁曰霜署蓋所以觀察郡邑表正憲度以示如霜之
嚴肅而不可犯予敢不記其成績以揚我諸公用意之深
以原我風紀所自出之地乎其詞曰時方昇平民物咸熙
逸道興勞勅此臺司門闡耽耽堂室丕丕案牘簿書樓列
有序視事燕閒各適其處亦旣亢爽宜於寒暑惟我青原
觀風此疆教化誕敷倫叙攸常不假聲色綱舉目張林外
風生臺端霜重砥礪將士無敢不從干城鑣鑰樂爲之用

法冠舉正白簡繩違楷範諸司靡不相依作民父母遐邇
懷歸數仞崇垣宮牆彷彿俊士秀民雍雍蔚蔚亦趨亦步
以彰文物懸法具瞻居多平反傾側屏息權奸落膽神羊
青橐山嶽動撼百爾重務悉襄悉周以及外方亦孔之柔
迄無他虞曷厯聖憂昔我雲中號稱敝民繼今而郡而家
而身翕然丕變成與維新周人考室風雅是紀魯作南門
記諸麟史志德爲先事其後只青原碩德愈於瓊琚忠亮
之毅不吐不如我我高衙雄峙邊陲布我皇威坐以治之

大同名宦祠碑記

劉春

盈天地間凡物皆有名也而其異者名尤著故山一也而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六

五岳之名爲著水一也而海瀆之名爲著其於人也亦然
故人一也而聖賢之名獨著聖賢者山之五岳水之海瀆
也降是則有異焉者人共賢之世共仰之而其名亦自不
容泯沒矣大同古雲中郡也兩漢以來歷世奚啻數十爲
守者非可枚數也而其間獨異者僅數人若漢則孟舒魏
尚廉范李廣唐則李光弼是已至國朝懷遠年公富以副
都御史提督軍務青神余公子俊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
總制襄城李公敏以副都御史巡撫則皆有功於此者是
數人者歷世雖有久近而人心之所尊仰赫赫猶如一日
故以名宦稱蓋謂其宦與人同而德澤功烈著於人心其

名與人不同也巡撫副都御史藁城石公玠當撫治之餘慨然尚友古賢哲欲昭示以風勵後人乃偕山西分守叅議陳君邦器分巡僉事孫君經檄知大同府事嘉定張君鳳犂建祠三間於學宮之東隙地繚以周垣而設位於中祀之而復闢門以通學俾士之藏修游息其間者得有所觀感以奮勵其異日之事功祠成僉謂不可無記而以屬余竊嘗觀靳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槩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若志於富貴固不足言矣志於道德未敢輕議而志於功名則亦何寥寥也卽有之其才識器局非不有餘然而養心之功漠然類多朘削於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七

下以罔上視惠民恤士懇懇於職守若不屑爲也故一時之功名雖倖獵取而清議卒不與之况得爲名宦乎數人者考其傳則孟舒魏尚不過曰時稱長老愛養士卒廉范李廣不過曰士樂爲用李光弼不過曰討安祿山有功至年富則廣屯田以恤軍余子俊則修武備以衛民李敏則崇文教以造士是皆非有鈞奇立異之行者獨其操心異於尋常而所施爲能以職守爲事故論名宦者獨歸焉則世之志於功名者顧可不知所從事哉因爲之記以識是祠之始若都憲公之取舍如此其操存亦可槩知矣

大同府續題名碑記

溫景葵

雲中郡署舊有題名碑守倅咸集惟倅員多數而地易盈
今已有不與登載者重貽我肖溟程侯念廼敷政少暇輒
命工礪石更樹爲續之業旣就一日承筐過我請記歲月
惟余與侯曩共事於薊門茲又被政教於梓里矧是舉也
有聯宋之仁焉有勗察之義焉而相觀保民之要道不外
是顧曷可以不文辭謹按故碑作之者爲岷疊川於侯記
之者閩蘖谷王中丞也卽王中丞所以與於侯知政之說
大要謂碑建而名存名存而實核可以律已淑僚可以範
今垂遠其嚴乎龜鑑也嗚呼盡之矣又奚以容吾喙雖然
猶有說焉昔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八

名於屏俯仰以視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
理我聖天子方御極之初輒下詔天下撫按覈奏郡守以
上廢職者臺諫仍拾其遺凡以愼吏民之本也愼斯重矣
顧安知不疏督守之名於屏書其善惡於下以俯仰視乎
夫朝有疏名之屏郡有題名之碑碑固屏之基題固書之
表也而可使一時廢一人遺也耶是知繼之者與作之者
其道同其功一而已彼蘖谷公與疊川氏推以知政侯其
濟美已乎不但此也侯厲精之心至忘寢食嚴肅之治獨
壓疆梁綜核之才能使府吏胥徒不得夤緣於案牘期已
可矣其度乎有成也而知政云乎哉時贊襄者則有府同

馬君呈書判陳君寵何君凌霄閻君文選推張君簡例皆得而書之

李都憲去思亭碑記

許進

亭以去思名志也古人有思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襄人感羊祜名其碑淮人思范公名其堤其思之先後不齊其示不忘一也若中州都憲李君以已未巡撫大同下車以來不矯不激利興弊革罷黜墨吏未嘗姑息而廉幹者表擢之武事修舉三軍有勇樂於效死撫綏編氓老稚衽席於是數載間民庶懷服仰之如怙戴之如恃歌曰蒼蒼蒸民接壤王廷保釐偉人四字輯寧又曰外恬內熙吠狗鳴雞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十九

偉人保釐含哺以嬉上聞召拜樞密亞卿戒行之曰雲中士夫暨軍氓老少塞道泣送至今思之不已拳拳建碑立亭以示不忘大賓楊君家世業儒尤爲感激乃慨然倡率人士經之營之不逾月而成丐余記之余曰見任而有是謀欲其利已人情之常茲去任也於雲中無所干涉猶興是念是無所爲而爲之李公之施與人士之慕兩足徵矣是以不辭而名之曰去思遂原始要終述其梗概紀之碑陰雖曰志李君然則感發興起而後之巡撫登斯亭也覽斯記也不無景前哲而沛膏澤之念是將來無窮之惠賴斯記存也於是乎書

雲中太守胡竹溪先生去思碑記

王大用

竹溪胡先生名宦祠今太守於君伯度爲先生門人憲副李君德卿賓相焦君栗夫輩各爲記欲刻文於石以係去思且謂予知竹溪最深請記於余余不獲辭夫天下之事本與幾而已矣本在我者也幾在人者也本立而幾不應者有之未有無其本而能乘其幾也先生以豪傑之才出守凡六年辯誣逮斷疑獄平賦役恤淹繫賑貧窮抑強禦發奸慝興學校敦寮好去貪酷罔遺力焉至於料事若神憂旱格天人尤極稱之先生盡其在我耳去郡之日士民遮攀至不可行相與號慟而別人豈有求於先生哉先生歷官大司馬而卒今且二十年於君以同鄉後進取法先生君陳率由周公之訓故人益懷先生乃請祠之其幾之應若遲而有待也先生豈有求於人哉余未第時先生嘗延致於塾茲撫雲中而先生叔子伸來卒業試觀盛舉瞻拜祠下匪徒慰郡人先生可自慰矣先生行蹟之詳非郡得專者在所畧也先生關中人諱汝勵字良弼竹溪其別號云

雲中司理蔣公遺愛碑記

李承式

刑天下之大命也然刑劓也劓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故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良之宜於獄也蓋自

古重之也噫若郡司理元軒蔣公者度幾哉稱良司士矣
公青齊產也以名進士初理揚刑揚東南一都會也其人
鮮土著而俗尚奢靡又賁海爲鹺故人規利而競訟公
一平若水率先德化而後三尺其良民輒多平反而狡獪
者不寒而慄洽期政通再襮而登揚於理故汪司馬作公
記謂揚如敗舟不至覆没多公之力夫司馬氏博雅君子
文章軋當世而慎許可夫豈私阿一郡司理哉公以揚丁
外艱去揚人德公而莫爲之計於是礪石爲碑以繫厥思
今其獄政具在司馬記中可攷已丙戌補雲中理雲爲西
北大藩鎮其土沙瘠其俗驕悍宗藩軍氓雜居沓處法不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一

得均一治更難揚十倍且宣大特置直指使者而獨以雲
司理一人隨其行部十九在外十一在府一切奸盜大獄
必由司刑讞成而後報可故以侯館爲家以途次爲庭乘
肩輿而署押隨度閣以食飲者三年所矣其爲活命以千
計而所論罪儷於法者才十之一一大抵公寧失出勿失
入民雖罹辟而稱不冤不寧惟是他司刑一理足任未有
諳武備習軍事者公因上下雲谷間凡山川紆直兵食虛
實烽燧隘塞一一知其肯竅形諸言論不待聚米而圖呈
掌上識者已預覘其蘊藉不凡謂異日樹立槩可覩矣公
前後司刑六年有奇尤以雲中治顯茲內召首列徵書居

諫諍輔弼之秩端將以福一郡者施天下矣豈諛也哉是行也雲縉紳先生囊鞬諸君與夫宗室士夫皆有詩歌咏頌以章其盛而軍民行道如失恃怙相率醵錢爲碑以頌美蓋亟亟以繫其思者固盼盼以覬公重來雲爾非公仁心爲質善政孚人何以得此兩地也哉公去郡無幾諸君命使於廣陵之里欲不佞績司馬氏之役以志公不朽顧不佞安敢當司馬氏走而濫廁珠玉耶然公長者又兩治我邦奈何使賢父母之勲不章哉因粗以其治狀之槩如斯公青之益都人名春芳字實伯別號元軒云

重建郡厲壇碑記

高 璧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一

自昔先王以祀爲國之大事或咸秩無文或靡神不舉其制典甚備若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神鬼其祈禳又甚悉要皆所以爲民也然以無祀鬼神等名設壇致祭遍天下郡縣者則自我朝以義起爾其在郡者曰郡厲壇蓋取諸祭法泰厲公厲族厲之義夫以鬼神無祀則無所依憑而幽隱鬱戾水旱天札之災因以作焉是故朝廷重之特著祀典頒以祀辭春秋命有司行事迎城隍神爲之主使得通於幽而達於明鬼神有所棲托官吏有所警惕民得免於災害也豈非所謂神道設教者歟大同郡厲壇在城北之西癸巳兵變拆毀無遺矣太守棠谿王公去歲秋

掃地以祭惻然曰此國家盛典也非大建厥制不可乃規措材費商度工程請裁於巡撫雙巖樊公以爲可檄縣君侯桓專其成築土爲垣甃石爲門門之內樹以綽楔其北爲正殿三楹以位城隍其東西爲廊二十六楹以列二十六里無祀鬼神又各益一楹以分祀民與軍死於兵事者殿之後爲堂各三楹東以致齋西以省牲也又必以防守有人庠俾不壞乃擇孤老有夫婦者三家處以屋廬給以衣糧使之以時灑掃其規制完美其謀慮久遠矣工旣告畢屬余以記其盛余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司教化者所以盡心也顧類以緩視之及遇水旱天札之作輒諉諸神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三

謂不能與力果誰欺乎此其人視公何如也公名誥字公遇河南西平人癸未進士

重建北嶽廟碑記

吳寬

舜典所載有四嶽然於東嶽特著岱宗餘無所指至周禮始有五嶽爾雅指泰華霍恒嵩而言議者謂周都豐鎬詩之崧高不得爲中嶽堯都冀州禹貢之太嶽當爲中嶽又謂秦以岍爲西嶽漢武徙衡山之神於霍山而衡霍俱爲南嶽獨太與恒無所議而近世復疑恒祭非其地者予竊論之四嶽之名起以舜舜以一歲而巡四嶽使乘輿必至其山勢能徧歷之乎雖所謂兵衛少而徵求寡無亦不勝

驅馳蓋古之紀事者言其大約而已故天子入其地特觀諸侯於此若山川之遠者則望而祭之故曰望秩於山川其見於書者如此又何必曲取不經之說以爲證耶疑者又以其地之偏如前之說者蓋五嶽所峙有定位天子所居無定都秦漢不必論也如以堯周所居以求嶽之所在必無能合者恒山之神自古祭於曲陽若山西渾源州之南二十里有山特高大世以爲恒山山之十里有峰峭拔其下有廟蓋亦古矣或以曲陽之山不能大於渾源遂疑之不知山川相距雖千百里在天壤間特咫尺之近耳況其地皆在河北山於此而望祭於彼又何較其區區彼此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四

之疆界乎且世俗東嶽有廟徧天下亦可泥其迹而求之乎渾源在今大同境內大同郡古雲中爲國家北方雄鎮比歲穀麥少登馬災繼作都御史河南劉公宇奉上命巡撫其地以爲已憂而都督莊公鑑皆受闔外之寄者相與竭誠禱於廟下卽獲響應踰年倉廩旣充戰守有備軍令大行邊域晏然適禮官以釐正祀典事奏謂祀當仍曲陽之舊而渾源有山靈氣磅礴祀而修治其廟於禮亦宜詔從之公行祀廟西向僻陋不稱詔旨圖謀改作俾參政畢孝叅議相樞副使陳寬僉事王從鼎循山相度得地於中峯公不敢專也則以疏請詔亦從之顧山多木石可用乃

俾副使李惟聰率通判靳仁督工以宏治壬戌七月興役於時知府胡汝礪知州楊澤以下咸來勸相明年三月工卽完因其地勢上構殿七間兩廡次列重門外啟位置有序衆目改觀舊廟不毀仍爲寢宮皆曰宜有文刻石以示永久公以戶部郎中呂賢所具事狀遣使來請繫之以銘辭曰天作高山分奠廣土自虞歷周四益而五是曰方嶽載籍可覩天子時巡匪以遊豫以朝諸侯以考制度自秦置守斯禮莫舉漢唐相因封禪其所贖禮不經禮家奚取釐正神號竄出千古運開昌期惟我皇祖大河之北是曰恒山盤據峭拔望之巍然神靈所之倏來倏旋來則曲陽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五

旋則渾源渾源有廟莫紀其年捍禦災患仁威在天有司之事罔敢弗虔歲時駿奔以執豆籩謂神室此如龍於淵惟神至靈上助元造惟帝念功思以爲報臣工協謀仰副明詔卜吉維地巍煥維廟有穹棟宇高薄雲嶠翬飛鱗次工逞其妙神樂幽幽棲林壑殊峭仰窺其形巖石莫肖側聽其聲冷風如嘯出爲雲雨入土濛濛大田秩秩五穀芘芘駉牝蓄息以及穀幢烽火不舉北連雲中士民笑歌長樂年豐國家報祀禮視三公神之來兮黜輅烏駮神之饗兮恭稷豨豨翄然乘風陟降茲峯永鎮朔方錫福無窮

重修北嶽廟碑記

耿裕

恒山距渾源州南二十里其嶺有廟未詳荆肇按郡志云有虞帝舜仲冬朔巡守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禮忽廟旁飛一石墮帝前又五載巡守其石飛於真定之曲陽故石旁亦有廟距北嶽百餘里其說窅冥莫可考而原也是廟自唐開元以來屢更廢興至宏治己酉積歲彌久風雨侵激圯壞殊甚知府閻公鉦因集僚屬而告曰廟廢不修棲靈無所人作神羞可乎羣謀皆協遂請於都御史侯公公以爲北嶽名山祀典攸係檄以知州董君錫督其事吏目趙克明道士崔溪旻分理之材取於山力傭於民甃臺以甃石覆瓦以琉璃伐石礱藻以爲闌檻環列景十有八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六

及祠宇道院有扁有楹者咸理維新增構三亭曰茶曰碧雲曰九華以畱游息起工於是歲春落成於癸丑秋錫以大役不可泯具狀繪圖請予以紀其成夫恒岳當冀方北隅於氣屬陰於行屬水於序屬冬雖萬物伏藏之所而生意將萌其道常久者山之名其石骨土腴縈紆崇竦上摩雲空下盤地軸令人足慄而神駭巍峩之勢雲月交輝動植攢美晦明變換倏然而娛目者山之文松濤澗漱謾謾潺潺宏聲細籟雜然而悅耳者山之音使騷人墨客朝眺咏而夕忘歸及其修遐阻絕懷抱不去者皆山之勝槩也若夫山之所有田可種泉可圍草木鳥獸昆蟲寶藏可以

爲居食器用靈之所應善有祥惡有殃水旱疾疫者陰有
庇氣之所通鍾而爲賢可以輔國家蒸而爲雨可以澤天
下山之麻大矣天地無窮已人之蒙其麻者亦無窮已此
廟之勑於古而修於今者非瀆也因爲銘辭曰下盤兮后
土上麗兮蒼蒼通靈兮上帝作鎮兮朔方西有廟兮大茂
東列宇兮曲陽神之去兮曲之滸駕長風兮布靈雨皇有
使兮葺神宇薦牲璧兮歌復舞爲吾民兮祝遐嘏神之來
兮嶽之巔雲悵悵兮風恬恬走村翁兮廟左祈時運兮豐
年萃孚顒兮精靈徹爰奏假兮靡有詞說祚皇輿兮無疆
福元元兮不頗以竭硤有銘兮字不滅告司牧兮秉幽節
廢則起兮食則血將焉求兮永元烈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七

新建文昌祠碑記

賈應元

按帝君本在天張翼之精周武王乙巳歲降生於吳會張
氏家仕周盡忠后歿神遊於蜀上帝命蜀門行化往來嘗
寓於劍嶺之靈應洞其地屬梓潼縣故人遂以梓潼稱旣
又分身應化功被生民帝命主文昌職貢舉事因加帝號
故人又稱爲帝君其事跡詳具於化書化書傳自宋淳熙
來其先七十三化迺劉安勝與其子先洽等設壇於誠應
樓得者後又有楊居士與道人馮如意焚香叩祝復得實
跡爲九十七化蓋亦神道設教之意也令所在治俎豆家

率像神祠之顧雲中獨弗祀余初領鎮來竊按天官書文昌宮屬斗魁戴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則文德武功禍福俱職而掌之非直佑文已也今雲中士民寧謐誠千載一時得隙地於郡鬻宮之北鳩工斲石中構五楹爲堂堂中設像以待乞靈者而繪九十七化於壁又復增以寢殿翼以廊廡畫棟周垣廟貌森然嚴肅其費俸資數緡無所捐於公帑其經時曰歲有奇有司報祠成請爲麗牲之碑并記其事余惟神明之理難言矣迺其說甚幽而其感應禍福甚驗而著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皆以陰助禮樂教化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八

所不逮雖或應之時有遠近淺深不同而卒歸於不爽使人心有凜然興憚者今夫閭巷凡民恣睢兇毒於冥冥於斯時而諭之以周孔道德懼之以士師禮法彼有悍然而已爲之語鬼神指襪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况以神之正直靈應而其言不詭古訓乎吾觀於帝君九十七化書自周英靈至今中間煥光著績救劫悟衆無慮數千萬言而其大旨要於翼文化使人修德礪行擇步而蹈以避咎忠於而君孝於而親彌綸天地之璇綱扶植周孔之名教蓋鑿鑿根理非虛無宵渺者比也而又懼愚民之終迷罔覺也顯徵之禍福示趨避焉其垂鑒戒者嚴矣是故孝

弟通於神明言行動乎天上智之士固不爲避禍徼福而自加警省有謹屋漏如天鑒者使以閭巷凡民觀之且將感幽報悚然有動乎心怵於禍而冀於福去其恣睢兇毒稔惡之習而庶幾乎忠孝仁性淳古之風豈非興文教之一助歟祠成命有司備春秋祀余因爲饗祀歌曰位紫虛兮瑤穹總冥化兮元功履遠遊兮下鑒妥靈棲兮離宮靈之來兮雍雍乘歎玉兮擁幢臣聖哲兮爲役式承御兮鴻濛惟文明兮爾精穢符秦兮爾雄願鍾河嶽兮賢出濬奎壁兮文通揚天威兮助順迪昌運兮恢鴻福國祚兮庇民慰籲祈兮下衷瞻緩珮兮華堂忽駕騫兮閔風觀昌暉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二十九

兮當世歷千禩兮升中

雲中書院碑記

用斯盛

冀西北奧其山太行恒霍雄峙爲天下之脊而諸山根本悉自雲中來重巒疊嶽霞舉雲飛又爲冀北之脊昔宋儒朱子論方輿形勢以冀都爲首而北紀之山起於雲中則其地當天下之至高可知矣余嘗過太原思欲一至其地涉桑乾歷玉泉上白登之臺以窮其起脊之處奪於行役未遑也然往來趙魏間士人爲余言雲中古用武之地也共守臣急武功而不暇文教其俗重材力而輕儒業以故絃誦之士不逮中腹蓋乏所以倡之者而山川之靈將闕

而未洩與嘉靖壬戌余承乏視三晉學政繼而濫通志之役見所謂雲中書院者莫考其創始及規制之詳欲得典制讀之移文問於守者未有以復也心竊疑之乃今年春校士至其地昔之所願遊者旣得身親見之而閱其文則蔚然不詭於理覩其容儀則升降揖遜大都與疇昔所聞不類遂問所由來守者曰此書院中所養士也因問書院所由立則曰雲中舊未有書院先撫臺行菴陳公始撤公署爲之今沅州張公增益之分巡治山任君贊之諸職事成之厥制中爲教思堂左右爲齋爲號舍厥教曰有程月有課膏楮有給誦講條教有成規且擇其鄉之賢者師之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

蓋三年於茲矣余曰有是哉作人之效也陳公以宿望爲聖天子節鎮三雲奮武綏猷殫竭心思宜無暇時而能首重文教若斯張公克敦前烈嘉惠後學一時人文濟濟彬彬焉足以資世用於他日茲固二公經濟之優抑亦山林或有待而然與乃嘆美者久之無何任君使來徵余爲記以備缺典余不佞乃愧無以率先譽髦而標之趨也復曷言哉雖然願竊有告焉夫士養於學校復羣其良而優之於書院之中豈徒俾其操觚攜策學爲文詞以頡頏倫輩已耶將欲專志精業而迪之以正學也夫學以踐形盡性爲極而其始則以立志爲基語云登山必陟其巔蓋言志

也是故地以山峻功以志崇山唯高也視天下之物皆卑而景行歸焉今之爲士者方其始學也靡不研精竭慮藻繪其詞說追琢其藝能以求効用於世及起而視政率多遷於外物苟同狗俗尚不能樹尺寸之勲此無他識不遠而其志卑也是故君子之學莫先於立志躬德而履義匪身利是謀敦本而尚實匪文技是炫忍性而窒欲匪紛華盛麗是樂此非苟爲高而已其志所期待則然也故志專而後其擇審擇審而後其守固守固而後其道修道修則教思溥而人知親上之義必如是度可以策俊偉之烈當山川之奇副國家建學成賢之義於諸公作興勸相之盛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一

心亦可以無負矣余不佞敬以是復任君而因爲多士勗陳公名其學登州人今陞陝西副都御史張公名邦彥臨胸人任君名惟鈞巴縣人

雲中書院貯籍碑記

陳文燧

先儒謂益人神知莫如書蓋前言徃行大畜多識稽涉日廣聰慧自開肅對遺編印證先哲萬念俱息神遊太清則夫長智澄神信無以易之至於仕者簿牘瑣冗塵紛糾纏上之樹勲策名希高慕大然渣滓未融時有凌躐矜躁之心考鏡一差不免效顰矯枉之過次則以優柔從事摸稜兩可是非毀譽得失榮辱交戰胸中又次則耀潤溫飽墮

行冥冥而機械蔽護求以飾衆暗追國憲者其意念蒸蒸
纍纍萬起萬滅蓬戶甕牖之士口誦手披計博青紫仁義
道德之懿不足以勝其饑寒困苦之累精純粹美之行不
足以奪其芻馬僕賃之求坐馳千里慾火奔騰當此時取
聖賢之故牒而諷誦紬繹之投水熄火炙爐點雪輕者矯
之以重暴者矯之以和佞者矯之以默貪者矯之以廉僞
者矯之以誠方寸炯炯冷然不失其初與聖賢之心曠世
孚格而三事九列萬鎰五鼎具若一毛之輕與吾身不爲
加損卽有震撼擊撞千態萬變舞鱗蝦而號狐狸排山岳
而膺雷電吾之剛大不少餒焉彼昔人所謂至樂者不在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一

是乎夫亡書三篋了誦無遺借閱市肆過目成誦其所建
樹多爲後人訕笑之資至於識劍氣歌石鼓賦鷓鴣讀邱
索者皆不能抵心齋坐忘之境而博洽古今銳情經世作
用未裕衆且以臯夔稷契無書可讀者難之豈諸儒之說
復有所謂與蓋不學無術卽萊公同於博陸而讀書識字
乃不免玩物喪志之誚也人生宇內上自黃虞下窮萬禩
判然若風馬牛不相及而善善惡惡涇渭不淆卽萬世如
出一息千里不異同堂極而淫縱蔑義刑觚裂軌之徒靡
所不至而夜氣清明檢點旦晝輒欲以被覆面不能視其
妻妾子女與之談論英杰不愧衾影之事卽隨聲附和而

愧汙浹踵不能自遏者蓋天則之良不 泯滅耳所恃以
區較臧否激發善機則開簷展卷古道照顏其資不可缺
也臧逢世求刺尾以書班史楊司諫傭集賢以讀漢書而
歐陽文忠居於宋時求漢書不可得輒考吏牘以證得失
焉其他六籍之堂萬卷之樓窮一生心力而購求不得者
必非敝情於蠹鼠蠹魚之資而爲是迂緩不切之事者也
今人以仕爲學讀書卽學道一端而博士弟子展楮濡穎
鎔意鑄詞將欲釀花成蜜抽絲製錦思之不獲仰天閣筆
而不能成章則方悔其讀書之晚矣矧事業之鋒未露功
名之軔未發正如人之欲涉燕越齊晉其機決於岐路間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三

而考古懸的其視仕者不尤要哉某短淺無比數然性酷
嗜書曩奔走四方必携筴以偕叨按雲谷誤爲寓內栢臺
其貯書挾不十一至其中索之片楮無有也欲購諸市格
例不敢稽閱無由面牆竊嘆而已至校兩鎮士學殖荒落
卽古今之故昭若指掌者無能明焉詢之則曰遐荒陬塞
載籍希鮮且屢經兵革邇雖家漸庠塾而遺書猶未購也
夫無米而炊無膏而然神手不能也寒士力不能致上之
人力能致而不之致乃欲以多識覲庠士有是哉某之迂
也於是捐贖緩檄郡吏走晉陽藩署擇其善本者自羲軒
墳典至昭代詔誥自孔孟經籍至子史法律自詩賦風騷

至稗官小說凡其抒寫性靈導揚元氣珉摹木壽苟有裨於性命經濟治身治家治國天下爲士君子所當讀者悉置之共摹若干冊計類若干種種不盡書從隗始意也牙籤縑套秩然具備乃置其一於院署中爲後來高明諸君子之助置其一於上谷書院置其一於雲中書院俾聯會生徒昕夕繙閱誠思昔日得書之難與今所以購書之意生長於遐陬遠徼之地爲鮮聞寡見之儔今乃穹壤億萬千年皇王帝霸之殊道德功言之異大而禮樂刑政微而織紀隻字一旦森列吾前不足而履不舟而濟亦可爲幸且便矣且開卷時吾之身心使與聖賢不相似柰之何其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四

敢暴且棄乎從而涉流探源玩華登實由經籍子史以歸仁義道德之懿自渣滓糟粕以要精神心術之會甲乙雌黃立我正鵠某爲純王某爲雜霸某爲正學某爲端議法言某爲支詞曲行毅然立其志奮然用其功毋爲學究毋爲書篋母口堯舜而心盜跖務令身體神會得手應心沛諸詞章豹變鳳躍徵諸事業蘭馥蓀芳處則爲一時聞人出則爲經久實學聲施後世使人稱巖封鄒魯而經籍子史皆我註脚邃古聖哲與昭代神明所以垂世立教者與諸生有實濟而某獲共事一時惓惓啟迪諸生之意亦庶可以藉手自效矣若備而不讀讀而弗知知而弗行採華

忘實買匱還珠則目不識丁暗合道妙者其賢反軼於衰衣博帶之徒而昔人所以譏王楊盧駱諸子者又不免於今日矣豈某之所望於諸生者哉是書也領於學博交代有稽置之木櫃扃鑰有法束之縑套數目有紀總之郡長稽覈有程諸生許讀而不許匿官司許借而不許畱有不
如約者公論斥之且追償焉夫珠玉錦繡悅耳目而適於用布帛菽粟適於用而取之有禁用之易窮書之精蘊各隨其分量而得之不窮不禁奈何繩之以私乎噫無擇者書之精易敝者書之什觀晝而私已者書之蠹約其私所以成其公也若夫法律醫藥卜筮武紀似與青衿不甚關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五

切而某固備之將以通儒待諸生耳尚其勗之哉

建大同縣儒學奎樓碑記

陳不伐

粵若立人建國化本儒宮孕秀鍾靈祥開奎閣事隆三代宏設西序東膠業擅兩京大啟環林璧水故蜚英騰茂者望宮牆而駿奔鼓篋杖笈者窺橋門而遐集莫不甄陶夔高思濟濟以勸猷苞育伊周期煌煌而輔國顧茲雲中之邑星分畢昴地接霍恒拱護皇都忼慨席趙燕之舊依憑紫塞雄偉負鴈代之奇柰何密邇京畿鮮聞絃誦於赫我祖繹闡大猷奮武功而制九有俎豆之陳禮率循於甸服右文教而清六幕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隣是以人握靈

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南金東 之彥連袂而氣蘊風雲
紫電白虹之英接武而身旁日月鼎梅川楫才有濟而化
媿蒼霖海砥天檠學既優而治追黃序斯地靈而人傑亦
業懋而天隨適有李生櫝者謂翩翩之麟鳳未盡於網羅
鬱鬱之梗楠或遺於掄採冀才賢之輩出希雋乂之叢登
稽之神謀協於人望既欲廣開雲路自宜崇建奎樓奏記
於直指使君檄喻乎備員下吏於以鳩材庀役草故從新
爾乃微垣高指絡七曜於中階華蓋俯臨緯五雲於太甲
畫棟熒煌以日照光連太乙之宮丹楹歛艷以雲燁輝映
文昌之府邀靈通氣競爽乎天祿石渠浮漢飛霞齊耀乎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六

蓬山虎觀壯麗共山川綺錯磐礴並柱軸貞寧斯以奇矣
致足美也自是而步雋纏陟亨軌知振鷺之充庭因茲以
班玉筍調璿衡見翔鴻之漸陸兼四科而包九德憑尺五
於昊穹和六叙而熙百工應魁三於斗極流駿鴻乎史牒
垂景鑠乎丹青不伐承乏雲中世生闕里漱芳洙泗未探
吾道淵源擷秀尼防莫悟斯文壺奧琢磨道德蓀蘆詩書
作人愧五典之敦斧藻王猷圭璋治化造士乏三適之美
所賴緯武經文彌綸中外則有黃梅汪公爲之節制省土
觀風譽髦斯士則有宜興吳公爲之化樞弊革利興振肅
風紀則有富順楊公爲之秉臬褰帷露冕振育民德則有

臨清汪公爲之專城是皆文章司命握金丹而凡骨藉之
翀飛人物提衡手玉斧而散材資以輪奐噓呵斯樓之元
氣鼓吹下校之英風者也若夫慕義無窮捐金有差其於
鄉也則有中書舍人馬君西安郡丞顧君天津郡丞陸君
西鄉邑長陳君又皆樂於趨事嘉與贊成者也是役也當
庚戌之舍歲考營室之方中經始於應鍾之哉生明落成
於大呂之既生魄縣儲輸費學博董營式壯觀於賢關廓
恢規於聖域敢期西陲之鼓角於變東魯之絃歌勒此貞
珉奄觀大業聊述改作用紀歲時云爾

渾源州重修廟學碑記

萬安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七

按渾源金州也秦屬鴈門郡漢爲崞縣地唐置渾源縣金
始陞州元改恒陰縣國朝復爲州而學在州治西之忠義
坊北元以前莫考皇慶初建季年學燬廟存洪武初太祖
高皇帝平定天下首詔海隅咸建學校作養人才時惟重
建學舍耳迄今年遠廟既傾頽學亦庳陋成化改元關侯
來知州事下車之初慨然有興復之志顧力有未能每節
縮他費蓄資積財越四五年將有事於興作適巡撫右都
御史王公提調學校僉事胡公至州謁廟王公艷然曰學
校爲政首務奈何弗修葺邪胡公亦曰敝陋若此官於土
能不動心否侯曰是固吾有司之咎第已諏日鳩工矣二

公聞言喜且慰曰善責誠在汝不可緩焉於是大同知府郝侯知之聿來綱維其事迺撤其舊而更新之首建大成殿兩廡次建戟門櫺星門及文昌祠又次建明倫堂及東西二齋凡飲饌栖息庖庾之所與夫廟學所宜有者靡不以次完具不嗇不侈無僇彝憲經始於庚寅春二月落成於明年夏四月訓導恒山王麟以書來京師告予曰廟學之建王公胡公實倡之而郝侯關侯共成之故麟與諸生得以從容講學於其間敢請文刻諸石使後人知是役之所由成且俾學於是者思自奮勉以稱今之意願先生有以啟之嘗考渾源據雲中奧區其形勝恒山玉泉諸峯羅

忝山川之靈者度幾不孤朝廷作養之德與今諸公期待之心不然豈予所敢知哉王公濬人名越字世昌明道君子也故能體上心所至以興學爲事胡公紹興人名謚字廷慎以尹京邑有聲陞今官能以興學育才爲已任郝侯陝人名淵之字希顏由賢御史出知河間調今郡所在能篤意學校關侯南宮人名宗字繼本以明經累舉進士得知州事在官六事兼舉尤汲汲於學政是皆可書者凡預茲役有勞者則載之碑陰

應州重修佛宮寺釋迦塔碑記

田蕙

天下郡縣浮圖不可勝紀而應州佛宮寺木塔爲第一其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三十九

袤廣不數畝環列門廡不數十楹而稱第一者舉後先縉紳士大夫同然一辭蓋文皇帝北征幸其上題曰峻極神功正德間武廟西巡狩再幸焉復題曰天下奇觀仍命工匠索其製倣爲之則盤旋紆曲結構參差之妙令人目眩心駭得一迷十無能尋其要領此豈其神爲之耶夫天下浮圖皆以甃石而此獨以木自遼清寧至今六百餘禩矣未有久而不壞者且也雲朔之間軸維多震父老記金元迄我明大震凡七而塔歷屢震屹然壁立州之居人或曰午或陰雨見塔之隙處儼然倒影又相傳洪武元年四月初八日塔頂佛燈連明三夜比晝尤光奕奕不散諸如此

類非有神焉而能若是乎應於晉雲爲僻壤自邑大夫而上至監司直指先生之照臨茲土者公餘攀而一登則控五原俯鴈門長河大海之涯泰岱恒華之巔皆一覽而收其以披簿書之積包羅區寓之名勝較一園一沼之奇孰多在昔元之英宗嘗登眺憫圜爲之釋囚繫則茂對育萬物應民猶藉是度幾遇焉塔之所係直爲臨眺而已哉宜乎稱而最之者自王公至於士庶人胥神而異之也今上七年寺僧明資邦人陳麟等謂其丹堊彩飾塵侵漶漫瓦石甃砌稍見缺損恐不足以壯觀乃募緣金皆新而飭之而徵記於余余邦人也嘗疑是塔之來久遠當締造時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四十

費將巨萬而難一碑記卽索之僅得石一片上書遼清寧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數字而已無他文詞嗚呼豈貞碣豐珉歲久而湮滅歟抑亦螭文鼻屨俟諸後人耶試觀今日登臨者題咏者習禮其中者疇非昭代文物之盛而巍然具瞻又足聳遠人拱畏之心是和尚之功良有足多者片石數字其文不旣邵乎惡可不一爲之紀其事謹按塔之層有四簷有六角有八八面欄杆圍繞網戶玲瓏中通外直而樓閣軒豁盱人心目盤旋而上梯級數百以尺計三百有六十上插雲霄幾可摘星焉下層金佛之高數仞一指大如椽其上數層皆有像而鐵頂凌虛八雲貫係尤

稱奇異塔後有大雄殿九間舊記謂通一酸茨梁東西方丈相對向前有天王殿鐘鼓樓而梵王宮坊則我朝洪武初璧峯禪師建焉余問今厥費幾曰凡用金粟殆三千僅一增色澤易瓦石之缺畧者耳則當時用工幾許費幾金粟經營幾年而成不可考而原也第記其可知者以補前人之闕俾觀者得知其梗概云

水利碑記

王珍

按山陰縣志稱九嶺拱圍二水吞納此卽桑乾黃水二河也桑乾繇馬邑遶山陰北自西而東其性不遷黃水繇朔流縣南數折而東與桑乾合形家所謂遶抱也且二水利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四十一

民春秋蓄洩不啻膏液之潤肌膚邑之先達王文端當國時卽慮及此且恐後之專利者不諳風氣以爲土風農業病刻立碑石於黃水等村令單月上水截壩以資漑沃雙月決之使下令山陰共分膏源之利行之數十年矣後以北岸稍汙潰隄而北復薄於城之西門比及城又反折而北行直去不惟冲霄射脅形家所忌而隍平城嚙似亦與保障爭利害者守土者患之會本縣父老子弟具原以請余卽批行路廳令其速爲查復阻撓者繩之以法於是府判常三錫同縣令劉以守暨二三父老相度地形僉謂城南行水便且周河於隍外東南又增一險遂因其高下以

施培濬之功故道頓復委蛇曲折復歸於東又詢之故老云自文端沒後始有此水而是縣民貧且逋官之宦蹟亦因以不揚風氣之說理或有之且水利水害彼此共之強宗豪右昔之欣其利已而去其石者又當重勒之石以垂不朽而請序於余余維山陰宸山帶河風氣攸鍾代有聞人其最顯者如文端公以書生爲帝者輔恩馳累世寵貫三朝瑰琦雖由天畀未必專屬地靈而鍾英毓秀山川之自亦不可誣因諭該縣司民命者曰水利所以救旱也如一月一轉則禾焦葉剝矣其定爲例每十日以爲上下度旱苗獲有七日之復有撓法者痛懲之余不文又不屑爲綺語聊卽其繇點綴數語書之螭頭以告來者使知此舉水利民風兩者俱得而先達後宦曲盡苦心茲地之繼文端而起者當有同念也是爲記

天賜禪林碑記

王濬初

天下有五岳其在北方者曰恒山恒山下爲大峽乃燕趙所由路以在岳麓多梵宇榱桷相望鐘鼓聲相聞往來燕趙者游憩其間大都皆喧境也循峽而南三十里與燕趙路歧轉入西峽爲天賜溝兩山壁立罅處如巨靈斧劈狀由陜徑直上百弓許至山腰稍阜爲石窟窟高數十丈縱倍之橫又倍之中有古刹幾廢殿巋然獨存碑碣蘚蝕不

知初自何代果上人者來自五臺卓錫於此曰勝境也又寂而不喧與其徒斬荆披草莽庵焉已持疏募緣四方檀越施金若粟者雲至庀材鳩工增建複閣五楹上奉諸佛下爲僧舍齋厨繚以石垣垣若干丈寶相莊嚴規制宏麗葢再閱歲而工始竣上人者乃謝去諸檀越一衲一鉢日坐蒲團上作止觀時寺額未有名荆藩葛相國顏之曰天賜禪林翟典客與其弟兩生問記於余余根器頑鈍識愧蕪陋不知禪理云何且佛法廣大宣朗如天日不可繪畫諸沙門所稱最上乘復不墮語言文字何庸讚揚闡說也今上人避喧逃寂謝去諸檀越似深於禪理者故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四十三

記之果上人名興其待智林相國登廢典客瑛兩生琬玠諸檀越施金若粟者名在碑陰

郭將軍功德碑記

王象雲

雲中鎮守征西前將軍巽峰郭公琥甘州之永昌人也起家行伍九立戰功威震關西萬歷元年繇薊鎮副總兵奉命鎮守大同是時城垣斥堠俱頽武備亦多蒙昌慨然以興起爲任匹馬走閱凡圍垣堡砦孰宜庚孰宜辛孰宜仍以舊目神於察慮神於思凡難措手處無不殫心焉因會同當道上章請命以力營之上報可公乃欣然因中山徐公之土城砌以磚石復加女牆鋪墁城頂層層灰注鎔

合獨得其法不但十步一樓五步一樓貯以炮石灰瓶槌
櫛戈戟之具且諄諄諭戒埤卒不時掃除以防壅潰晉陽
保障不是過矣至今鴈門以北此獨金湯甲天下焉城東
門外跨渾水之上傳曰玉橋自元泰定中河東連帥圖綿
重建曰興雲成化初巡撫李公勉亦增修之大都木石疊
砌久爲漲波所摧公拓故基而更剏之平鋪石底環洞十
九上容方軌更伐石爲欄鑄金爲獸沿河之流衛以大堤
樹以檉柳盤旋菁蔚雲鎖縹飛與鎮戍樓雉堞遙相映於
煙霏霧靄中望來如畫卽趙壯侯之隍隘杜元凱之富平
不啻也修列堡障法飭墩卒宏建東北兩倉廩數十百楹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四十四

爲三軍之命足食足兵獨得肯綮至崇飾書院以武備而
修文事尤介胄家所不可及總之種種瀝心血勞夢寐視
國事如家事居常午夜或聞霜風怒號或聞秋淋淫濡便
崛起曰某地未堅得無爲風所摧雨所潰乎明發已馳繕
之矣慮周計遠其精勤大率類此且撻縱有法持法更嚴
自裨將而下材官士卒少媮便繩以法亦卒無怨言由公
赤心與共勞苦親信孚人所以工成於不日殺服於不怨
利溥於無窮耳時受知於神祖特隆恩賚憐其告休勅賜
金書奉命馳驛回籍綸音存問殊遇終其身予於是有慨
焉皇朝大將開國諸臣外屈指寥寥惟稱余東海南塘戚

公一人而已戚公勲著遐方功收海 著有書紀傳於世
其事顯而名著故人至今艷稱之郭公獨泯泯無聞於天
下在雲中十餘年難名之德不朽之業僅僅口碑祝頌附
廟於助馬五大將軍祠不獲光琬琰而銘燕然何以昭國
典爲艱貞輔國者勸蓋公目不識書惟一腔熱血殫力封
疆拮据綢繆自靖厥心不求聞知於世尤人所難也余不
肖拜符雲中父老能道其功歷歷如指掌公道人心萬不
容泯乃謀之雲鐸塗公尋其遺事表著更申請當塗附公
位於名宦祠歲祀之伐石爲記以誌不磨按祭法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祀之郭公勤勞三雲衛翊京畿
獨不得廟食茲土非當今一缺典哉予不辭鄙俚掇識其
功狀以備太史公採擇云時督餉徐公兵備宋公共助成
之徐公諱克讓關中人宋公諱克殷卽墨人

大同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

四十五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七終